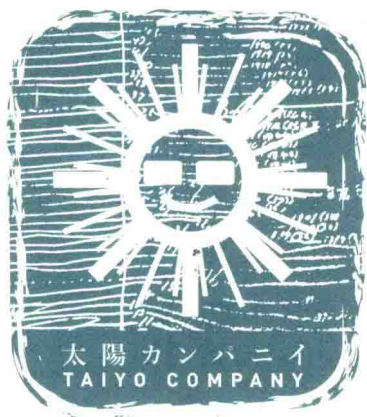


青色时代

译者 朱武平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青色时代

译者 朱武平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色时代/(日)三岛由纪夫著;朱武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556-9

I. ①青… II. ①三… ②朱… III. ①中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387号

AO NO JIDA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50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09-2012-703号

青色时代

青の時代

[日]三岛由纪夫 著

朱武平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76,000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556-9/I·4620

定价:26.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45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作品系列



序

“在小说开篇之前附上与友人的对话作为序眼，不免有些不合时尚哩。”

“是啊，总而言之多少有些抱陈守旧是不可避免的。”

“对了，新小说的主人公有原型吗？”

“当然有啊，就是那位‘光俱乐部’的山崎晃嗣。”

“拿模特儿当钓饵，你倒饬出什么歪理了？”

“棘手的原因就在于此。我想写一个毫无怀疑的人的故事。怀疑一切，便成了躲在书斋的哲学家，毫无怀疑则能体味到低层的幸福。可是，我这位主人公是将怀疑的范畴事先限定下来，只在限定范围之内怀疑。他的行动绝不会超出既定的蓝图半步，不会打破壁垒，更不会停止继续描绘他的蓝图。譬如，他对真理和大学权威之类毫不怀疑。在不怀疑的范围内，他的鄙俗连自身也无法察觉。荒唐的是，他的鄙俗在某种程度助长了他在怀疑范围内的英雄行为。谴责马基雅维利，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马基雅维利主义^①。如果青年想保持他的纯真，莫如彻底效颦马基雅维利，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明智之举却未必是最佳的道路……”

“你到底是想绘制一幅讽刺画，还是想写英雄主义的故事？二者可是无法两立的哟。”

“的确。我想写的是关于赝品的行为，一本正经的伪英雄传。如果说人是以行动来决定认知，而不是以认知决定行动的话，我的主人公就是认知的私生子吧。”

“你是要认领咯？”

“这个嘛，现在还说不准。”

①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第一章

一九二三年，川崎诚出生于千叶县K市。一九二三年即大正十二年。

地处千叶县西南，隔东京湾与京滨地区相望的K市设立市制是在昭和十八年^①的时候。在此之前K市是个古老的渔村。自江户末期始，这里就一直是城里人游玩享乐之地。这里是濑川如皋的歌舞伎《世话情浮名横栳》^②中主人公一见钟情的背景地，K市也因此闻名遐迩。及至昭和七、八年（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小柜川下流一带实施了疏浚工程，建设了机场。此后K市便以海军航空基地而出名，也因此得以建市。

K市历来多低能儿。也许是因往昔“淫风盛行”，与遗传有关。惟川崎一族，无论血统智力还是道德洁癖，在当地都堪称鹤立鸡群。

祖父的时代，学问与道德集于一人之身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这一信仰迄今依然残存在部分地区。诚的父亲川崎毅，便是这古老信仰之下的最后一位活神。这位古老的活神不仅十分伟大，而且尽可放心的是似乎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诚的祖父曾是K市近郊佐贯

藩的藩医，诚的父亲为子承父业。

凡事都有其优劣。智力的卓尔不群，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会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已然用道德的石灰浆固若磐石的川崎毅自不必多说，在这个低能的小地方，川崎一家的出类拔萃，在当地人眼中往往就像是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植物变种。成日里为仨儿子挨着个儿留级而苦恼的船老大便四处散布说，川崎夫妇为生出聪明的娃娃，偷喝了从德国私自夹带的秘制汤药。不知是否与坊间的流言有关，随着诚一天天长大，虽算不上聪明却直觉敏锐的诚的母亲，也隐隐约约觉得诚身上有股子说不出的不自然。这也成了母亲难与人言的心病。

宽约十米、水流清澈的矢那川从K市南部穿流而过。川崎家的宅子就坐落在矢那川下游新田桥的桥头。石造的大门和上下两层的简素楼房，从外观上一望可知屋子的主人定是一位正直谨慎、滴酒不沾的人物。家中唯一有趣的是伸向河面的凉台，坐在自家的凉台上就能钓着虾虎鱼。

沿着河岸的道路径直走下去是海岸，只是不大适合海泳。一到夏天，毅常常带三个儿子去鸟居崎海岸。从城里向北走，转个弯就到了海边。

至今诚还清晰地记得小学入学前后夏日的一天，赤裸的身子裹一件行者白麻里衣样儿的泳衣，时不时一溜小跑地迈开步子跟在父亲和两个哥哥身后。哥哥们别说拉起弟弟的小手，就没有半点放慢脚步的意思。哥哥们知道，若是流露出一丝懦弱的同情心，一定会遭

① 公元1943年。

② 又译《与三郎与阿富的爱情奇谭》。

到父亲的斥责。

诚加快了脚步。路过常去的文具店前，只见那只巨大的铅笔模型仍旧悬挂在店檐下面。

“不行！那可不是商品！给你买的铅笔都是舶来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一脸委屈样儿。诚儿，你知道吗？天皇很是朴素呢，当年还是皇太子的时候，用的是最便宜的国产鸢印牌的铅笔哩。”母亲每每如此搪塞。

诚越是纠缠，母亲就越不答应，店员们也越发笑得厉害。

烟囱粗细的立体六角形，一头涂成黑色，做成细细的铅笔尖模样。六个侧面贴着绿色蜡光纸，用一根绳子吊了起来。绿底上面亮闪闪的金字儿像炫耀似的，以笔芯为轴迎风不停地旋转。

——心想着要快些走，穿着小小木屐的两只脚却不由自主地在铅笔模型前停了下来。

“非卖品。谁编的借口？为什么不能属于我？阻隔在我和那支铅笔之间的究竟是什么呢？”诚对问题的思考方式似乎正应了母亲暗暗担忧的“不自然”。不过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过是娇生惯养的孩子的任性罢了。诚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在于，普通的孩子要电车玩具是为了玩耍，而诚一心一意要纸糊的铅笔模型，却并没有任何目的。为避免误解特此声明：诚绝非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孩子。

二哥看不过眼，折回来使劲儿拽诚的手，俯在诚耳边悄悄说：

“别磨蹭了，爸爸会骂的。”

诚抬起了圆圆的眼睛。一个长相平平、并不引人注目的孩子。倒是单薄而高挺的鼻梁让他失却了几分孩子的稚气。与小小年纪更不相称的，是一双漆黑明亮而深邃的眸子。世间的普通孩子的眼，大

多有些朦朦的睡意吧。

二哥的忠告已为时太晚。父亲回身挡在了诚的面前。炽热的阳光照着路面，映射出草帽帽檐下川崎毅阴郁铁青的脸。毅下颌上的草帽绳工工整整地打成活结，两端留出的绳头也分厘不差一样长短。

“诚，你怎么啦？”

诚默不作声，膝盖微微地发抖。不留情面的兄长在一旁说道：

“这家伙，一心想要那个广告用的铅笔模型，总是让妈妈为难。”

出乎意料的是，一言不发的父亲看也没看诚，一转身走进文具店，向店主打听能否买下那个“非卖品”。店主一见当地名士开了金口，二话不说满口应承。付过钱之后，在闹闹哄哄中店员取下挂着的铅笔模型，递给被突如其来的好运惊得瞠目结舌的少年手中。

诚抱着铅笔。在铅笔的暗影中，诚的两眼在父亲和哥哥脸上来回逡巡。哥哥们瞪圆了眼，似乎比诚更为吃惊。父亲一脸不耐烦地扭开头。早已习惯了父亲对世间所谓温情一向反其道而行之的诚，正思忖道谢之后一个人先回家去，却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儿。身穿泳衣，脚蹬木屐，头戴草帽的父亲转过柔道三段练就的粗壮身躯，背对诚若无其事地迈开步子向着海边走去。紧跟在身后的是和父亲一个模样的、仿佛父亲缩小版的两个哥哥。诚心里虽然一万个不乐意，也只好抱起巨大的铅笔模型跟在后头。适才还在心里感激父亲，认为父爱到底胜于母爱的诚，此刻却盘算着如何修正为时过早的结论。请想象一下一个六七岁孩子心里打着这样一副算盘时脸上的深邃表情吧。

“到底要干什么？难道要抱着去海边么？”

诚弱小的臂力渐渐难以承受这巨大的“好运”了。

海的方向，夏日大朵的积云飘浮在上空。正午的街道行人稀少一片寂静。小城的吴服店前挂着印了商号的深蓝色暖帘。暖帘下方系一块石头，暗蓝的影子长长伸向路面。燕子掷小石子儿似的飞来飞去。路上行人不多，都以带敬意的眼神向毅致礼。身穿泳衣的一行人也边走边点头回礼。看见小小的诚抱着比自己个头还大的怪物般的铅笔，路人们先是惊愕，随之又含笑而过。其中有消息灵通人士见了说：“小少爷，终于如愿以偿啦！”诚趑趄趑趄跟在后头不时小跑着才跟得上哥哥们的脚步。总算是到了海边，父亲一如继往地沉着脸买来汽水。诚猛喝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K城人谙熟水性，可以说当地人几乎没有不会水的。说来你也许不信，曾有K城出身的米商在东京芝区开着家米店。米店倒闭后乘夜出逃的米商将家里所有细软打了一个包袱，顶在头上横穿东京湾游回了K城。

诚的泳技总不见长进，父亲颇为恼火。相比之下，万事简单的两个哥哥早早就学会了游泳。正要下水，只见父亲雇了艘小船，站在岸边招呼哥哥和抱着宝贝铅笔的诚。

小船出了海。螃蟹一般顽固不语的父亲突然开了口：

“诚，作为男人，有时就算心里很想要一件东西，也必须要学会忍耐。否则，就会像今天这样吃尽苦头。怎么样？累坏了吧。要是你明白这个道理，还会坚持要这怪物吗？去！把它扔到海里！”

父亲用譬喻式的教诲向诚讲解他引以为豪的老派绅士美学，可是小孩子如何能懂？诚越发抱紧了铅笔，铅笔在怀里压得嘎吱作响。父亲向哥哥使了个眼色，两位忠实的手下瞬息将诚连人带笔抬了起来，作势就要往海里扔，唬得诚一下松开了手。

父亲将小船调转过头慢慢划回海岸。两个哥哥半是兴奋半是扫兴，默不作声。诚柔嫩的下巴抵在船尾，目送着铅笔在浪间渐渐远去。身体像在悲伤中溶化了一般，一阵沉重而涩滞的疲倦感袭来，诚不由弯下了上身。

“挺直！身子挺直！”

朦胧中似乎依稀听见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毅却如岩石一般，只默默划动着手里的木桨。

纸糊的铅笔模型落入大海，瞬息沉入了水中，旋而又浮出海面。绿色蜡光纸和金字的笔身随着翻滚的波浪上下起伏，忽隐忽现。小船划到依稀辨得出岸上人脸的地方，曾经一度拥有却转瞬而去的变幻莫测的宝物，已消失在了视线中。

——这就是毅的教育方式。毅对自己的关于“克己自制”的教育效果非常满意。而令毅更为满意的是为了爱子，文具店的钱没有白花。这事也充分证明自己绝非吝啬的父亲。

报上的新闻（不知何故，凡东京的新闻事件，K市的报纸几乎无一遗漏），最初留在诚记忆中的事件是昭和五年^①的“滨口首相狙击事件”。而次年的“满洲事变”^②和昭和七年的“五一五事件”，诚在记忆中却没有印象。

昭和十一年“二二六事件”时诚正在K市上初中一年级。诚的远房亲戚易，报考陆军幼年学校落榜之后，插班到了诚的班级。易对叛军深表同情，整天对诚灌输他的英雄主义。因而诚对“二二六事件”记得格外分明。

① 1930年。

② 即九一八事变。

遗憾的是，世间几乎无人论及这场拙劣的政变对少年的精神层面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这次事件，少年们有生以来头一次认识了“挫折”二字。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少年们从未有接触这一新鲜概念的机会，易为此还自创了一种“感伤英雄主义”。

认为感伤属于女性是一个显见性的误解。事实上，感伤非常的男性，是粗犷而单纯的男人下意识为自己的内心所施的一层粉黛。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单纯”的男人，你要说他“Sentimental”，他定然会愤慨不已。

诚隐隐觉得易所谓的“感伤”与自己并不十分相称。

“难道没有‘非感伤英雄主义’吗？”诚想。

难道清楚而明晰地认识事物并战胜挫折这样的特质，与英雄主义互不相容么？

第二章

中学一年级学生所臆想的概念模糊的“英雄主义”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被恐惧裹挟的阴影。一切无非是阴影唆使之下的谎言而已。说实话，所谓的英雄概念，充其量不过是从集团中习得的个人主义罢了。

这与多年后诚拿手的论调相似，也就是说：通常，人们通过正常状态的社会来认知“个人主义”。然而，在异常的社会中，少年们对于“英雄主义”的认知却先行了一步。随着社会振幅（准确地说是痉挛）增大，“个人主义”的振幅也随之加大，从而诱发了“个人主义”的痉挛。所谓的“英雄主义”，不过是全身披挂以自我保护为目的的“个人主义”，是声嘶力竭用演说腔调高叫着反抗社会的“个人主义”。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少年们，为此而喊哑了嗓门。

诚升到K中二年级时，二哥念五年级。川崎家三兄弟就像约好了似的，不但各个学习成绩第一，而且都担任着级长。小学时，穿袴上学的全校只有川崎家的三个儿子。袴俨然成了名门世家聪慧子弟的标志。仿佛除了他家，别的孩子都没有资格穿。

诚与二哥比较要好，碰巧同时放学时两人常结伴回家。初夏的

一天，听说五年级的坏小子在回家的路上打埋伏，二哥放学后顺带护卫弟弟一同回家。

两人沿着县道往家走，只见人称“阿兵婆”的五十上下的老女人正迎面过来。这老女人遇上当兵的，总是死缠着打听她子虚乌有的儿子的消息。对方一脸尴尬不知如何应对，她便不顾一把年纪现出一副媚态来，对方这才明白遇上了疯子。女人手里常挽着一个装满破烂的小包裹，打扮得干净利索，还淡淡地化了妆。只是口红涂得有些偏。

阿兵婆郑重其事地低头示意，向二人行了一礼后擦身而过。兄弟俩面面相觑，扑哧笑了起来。这时，身后传来卡车驶来的轰鸣和鸣笛声。

回头一看，一辆载满工兵的军车飞驰而来，兄弟二人赶紧让出了道躲在一旁。阿兵婆还在往前走，等到发现车上是士兵时，距离车已不过十来米远。只见阿兵婆毫不踌躇地冲了上去挡在车前，嘴里边大声叫着：“阿兵哥！”

卡车来不及躲闪，像是冷静地从女人身上碾了过去，停在了前方。车上的人被这出其不意的急刹车弄得东倒西歪。

从驾驶座跳下面色苍白的年轻司机，叫住两兄弟询问是不是自己家人。听了二哥的话，司机顿时来了精神，对着乱成一团的车上喊话说撞到了一个疯子。

二哥发现诚不见了，慌忙四下里寻找。却见诚挤在围成人墙的士兵里，死死盯着躺在地上行将咽气却还蠕动着肉块。诚意识到自己居然能面对惨景不为所动，不由得意起来。

“原来人死是这样的。就这样，手指像婴儿那样一动一动……”

诚巨细无遗地观察了死亡的过程并牢牢记在了心上。诚学到了

关于死亡的新知识，带着忠实履行义务的满足感回味着自己的冷静，为此兴奋不已。

二哥心里发怵，好不容易上前拽着弟弟的手，将诚从人堆里拉了出来，返回原路。一群白粉蝶纷纷扬扬飞舞着穿过道路。二哥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你还真敢看呐！”

诚快活地仰起脸望着哥哥：

“嗯，我就是想弄清楚人究竟是怎样死的呀。”

二哥听了瞠目结舌。

诚上K中三年级时，是昭和十二年。这一年七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K中后来以军事训练成为名校。从那时起，就在明治神宫全国体育大会上取得过短跑、跳高等田径项目的一等奖。学校里专设了风纪纠察员，在风纪方面要求严格。

诚是级长兼风纪纠察员。乍一看似乎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永远笔挺的裤缝，雪白的衣领，修得干干净净的指甲，短短的小平头。袜子打了补丁，书包是哥哥用旧的。路上遇见高中部的女学生，尽量避开视线露出一脸不屑。诚挺直而单薄的鼻梁更给他的形象增添了几分冷淡。诚的做法招致了女学生们的反感。其实，诚是怕自己脸红才故意装出冷淡的样子。

战争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说他们无暇考虑男女之事那是假话。然而，青春期的焦躁不安与纷繁芜杂的社会环境，让少年们将爱情想得过于华美和特别，却是不争的事实。